



编者按 今日迎来霜降节气。这是秋季最后的时令,气肃而凝,露结为霜,草木黄落,蛰虫咸俯。霜降之后,秋意渐尽,冬日将至,天地间多了一层清冽的底色。本版三篇散文,写的都是霜降节气里的寻常光景:摘柿子、看晨霜、腌咸菜。文章不求宏阔,专注捕捉那些散落在乡野庭院、寻常朝夕里的细碎光景,以文字定格晚秋。秋将尽,冬可期,愿读者能在文字里,感受霜降节气独有的温润与诗意。

被霜吻过的清晨

○ 黎月香

天还没亮透,窗玻璃上不知何时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。隔着这层毛茸茸的霜花向外望,院子里的老槐树像一幅淡墨勾勒的画,枝枝杈杈都镶上了银边。我穿上外套出门,脚踩在落叶上,咔嚓咔嚓的响声格外清脆。空气吸进肺里,凉丝丝的,带着一股说不清的甜,清冽得让人精神一振。这是入秋以来头一次落霜的清晨,整个世界像被谁在夜里轻轻吻过,安静得有些不真实。

沿着小区外的步道往河边走,路边的冬青叶子上覆着一层细密的霜,亮晶晶的,用手指一碰就化成一小滴冷水。梧桐叶落了大半,剩下

的几片在枝头打着颤,叶缘的霜在微光里闪着,恰似秋天留在枝头的最后一枚书签。远处河面上笼着薄雾,偶尔有早起的水鸟掠过,划破水面,也划破了这满世界的静。

桥头那边,遇见一位推着三轮车卖菜的老人。车斗里的青菜萝卜都带着霜,叶子冻得硬挺挺的,根上还沾着湿泥。有人蹲下来挑菜,老人搓着手说:“霜打过的,甜。”那人笑,说就等着这一口。小时候在乡下,外婆总在霜降后拔萝卜,说经了霜的萝卜去了辣味,炖汤最养人。那时候不懂,只以为霜是坏的,把绿叶子都打蔫了。如今终于明白,有些甜,非得经过一场寒凉才出得来。

河边的长椅上坐着个晨读的学生,外套领子竖起来,袖口也只露出捧着书本的手指。她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散成一团薄雾。旁边有个打太极的老人,动作犹如云影移过河面。他们身后是一排银杏,叶子落了一地,剩下的在枝头黄得透亮。这霜降的清晨,有人在读书,有人在练拳,有人在卖菜,日子照旧过着,只是多了一层薄薄的凉意。

忽然想起母亲,昨夜打电话,她在那头说:“霜降了,记得穿秋裤。”我当时嫌她唠叨,此刻却觉得这句话比什

么都暖。她的鬓角这些年也白了,恍若落了一层化不开的霜。岁月不也是这样吗?它慢慢地、悠悠地吻过每个人的头发,等发现时,已是一片苍苍。母亲从不说岁月无情,她只说天冷了要加衣,一句叮嘱,能隔开四下漫开的秋寒。

太阳终于从楼群后面爬上来,光线斜斜地铺在河面上,雾开始散了。我转身往回走,发现新落的梧桐叶趁我走远,盖住了来时的几个脚印。走到小区门口,早餐摊的热气正腾腾地往上冒,包子笼屉揭开时,白雾扑了满脸,暖烘烘的。摊主大姐认得我,笑着问:“今天怎么这么早?”我说出来看霜。她一愣,然后也笑了:“霜有什么好看的。”可她自己抬头看了看天,又说:“不过今天这霜,是挺好看的。”

等我回到家,玻璃上的霜花已经化成水珠,一道道往下淌,仿佛谁留下的吻痕,淡在晨光里。我把买来的菜放进厨房,那片冻过的青菜叶在温水里一寸寸舒展开来,绿得发亮。原来霜的吻从不是伤害,它只是让万物低下头,把甘甜收进根茎里。吻痕会化,会被忘记,但被吻过的那个清晨,那口清冽的空气,那句“霜打过的,甜”,都留在心里了。这个早晨,我也被霜悄悄吻过。

丝丝的,甜得干净利落,不腻。那一丝凉,是霜留下的味道,不苦,却让甜有了层次。母亲看我眯眼,笑了:“甜吧?霜降的柿子,才叫柿子。”我又咬一口,这甜里藏着整个秋天,阳光、雨水、风、霜,还有等待。

摘完柿子,母亲把竹篮和瓷盆端到东边那间空屋里。她说:“慢慢就都熟了。”下午,母亲把软的挑出来,给邻居送了一些。等她回来,日头已经偏西,阳光斜照进来,落在门槛上。霜降前后,秋天就真的往深处去了。

夜里我又去空屋看了看。竹篮和瓷盆还搁在地上。外头的霜比傍晚更重了。可屋里是暖的,柿子正一点点变软,一点点把霜变成甜。日子也是这样吧,不慌不忙地往前走,冷过、等过,最后把所有的凉,都酿成了心里的暖。柿子熟了,秋天也就圆满了。

霜降是秋天写给冬天的情书

○ 徐晟

清晨推开门,台阶上白蒙蒙一层,像谁夜里偷偷撒了把盐。伸手一摸,凉丝丝的,指腹沾上细碎的薄霜——哦,霜降了。

这是秋天最后的倔强。前几日还挂在枝头、红得不管不顾的柿子,今早被霜一打,颜色反倒沉下来,像害羞的姑娘红了脸。院墙边那棵老槐,叶子已经落了大半,剩下的几片黄叶硬撑着,被霜裹住,镶了一圈毛茸茸的银边,风一吹,簌簌地抖,像在恳求:“再给我两天时间,就两天。”

霜降这节气,名字听着冷,骨子里却热乎。你想想啊,天地万物忙活了一整个春夏秋,到这时候都该收收心了。白菜把最后一团嫩心裹得紧紧的,萝卜在地底下把糖分攒得足足的,连路边野草的种子都披上了带刺的小铠甲,等着哪只野兔的皮毛捎它们一程。霜,是秋天替冬天打的招呼:“嘿,我要把这家伙交给你了,替我照顾好它。”

母亲在世时常说,霜打的青菜味道正。果然,菜市场里那些被霜亲过的菠菜、茼蒿,叶子微微发蔫,可下锅一炒,甜津津的,带着一股子清冽的香气,是夏天的大棚菜永远比不了的。这大概就是霜降的魔法——它用一夜的寒凉,把植物身体里那些浮躁的水分逼走,留下最浓缩的甜。像极了人到老年,经历些风霜,反倒把日子过得更有滋味了。

傍晚的时候,太阳落得早了,天边烧起一大片橘红色的云,把光秃秃的枝杈都染成暖色调。空气干爽而清冽,吸一口,肺里像被凉水洗过,通透明亮。这时候最适合沿着河堤走一走,看芦苇白了头,看水鸟贴着水面低飞,再看远处的村落里飘起炊烟,一缕一缕,慢悠悠的,像老人蹲在屋檐下抽旱烟吐出的烟圈。

历书上说,霜降有三候:一候豺乃祭兽,二候草木黄落,三候蛰虫咸俯。古人观察得真细,可我觉得还漏了一候——该加上“四候人间腌菜”。你看家家户户阳台上晾着的萝卜干、雪里蕻,窗台上摆的柿子、山楂,都是霜降后才有的风景。这些红红白白、长长短短的东西,把日子装点得热热闹闹,好像在说:别怕冷,别怕冬天长,咱有吃的,有盼头。

其实霜降哪里是结束呢?它是过渡,是铺垫,是秋天用最后一点力气,把最美的颜色、最浓的香气、最甜的果实都攒起来,然后打包送给冬天。就像一封情书,字里行间都是不舍,可落款处写的是祝福。

夜里,月亮升起来,清光铺在霜地上,白晃晃的,像撒了一层碎银子。第二天太阳出来,霜就会化掉,可那又怎样?它来过,它认真地、安静地来过,把秋天的心意留在了每一片叶子上、每一寸泥土里。

霜降是秋天写给冬天的情书。冬天读着读着,就笑了,呵出一口白气,像在做:“收到了,我这就来。”

柿子熟了

○ 瞿杨生

霜降前一夜,草叶上悄悄落了霜。清晨,院墙根的苔藓白了头,辣椒叶耷拉着,像被谁轻轻撒了层盐。母亲在灶前说:“霜打了,柿子该摘了。”她语气平和,摘柿子在她看来,是年年要做的事。我抬头望见老屋旁那棵柿子树,叶子几乎落尽,只剩满树红点,把一整个秋天挂在了枝头。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,白烟从屋顶升起来。

那棵柿子树和我年纪一样大。父亲说,是我出生那年爷爷栽的。几十年过去,

它的树皮沟纹密布,枝干却年年往外伸。小时候我总盼柿子红,可它偏不急,别的果子早落了,它还要在枝上挂到霜降。奶奶在世时常念叨:“柿子不经过霜,甜不透。”那时不懂,只嫌等得太久。如今站在树下,忽然觉得这句话说的似乎不只是柿子。

父亲搬出木梯,扶稳,我爬上去。柿子是“请”下来的,不能拽,一拽枝就折。一手托住柿底,另一手捏住果柄,顺势一转,柿子落进掌心。有的硬邦邦,红里透青;有的熟得正好,皮薄得透光,托在手里沉甸甸的。母亲在树下分类,硬的放竹篮,软的搁瓷盆里。她说:“硬的放几天,软的直接吃。”风一吹,几片残叶打着旋落下,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,她也不掸去。

我挑了个软柿子,在衣襟上擦了擦,咬开一个小口。果肉宛若化开的蜜,凉